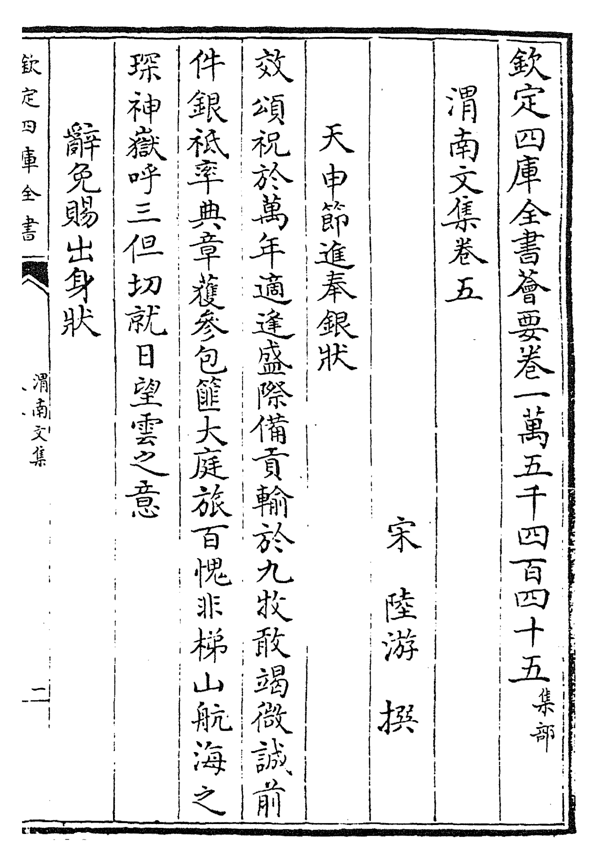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五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五

宋 陸游 撰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件銀祇率典章䕶參包篚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琛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
名對從容移刻襃稱訓諭至於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
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
不試而與尤為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
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又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
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為異恩揣分量材實

難忝冒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螻蟻至微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不自列强顔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也重念某一介疎賤行能亡取比蒙名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於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卒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偪異姓封王偪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禄山

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寖以為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勲勞毋得輒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為甲令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於外既銜専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髪成効而擾害之事已饜滿聞聽則此事害多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

失國體言之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
之類止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
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聖慮
昔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奏報耳而小人恃勢
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
敗亂四方危及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畏
哉此事乞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
近日改易其人及令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

終必為害若朝廷或有大事勢須遣使即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使不啟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褻亂之事遂為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

太尉而領閤門事者閤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葢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為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為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覩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内知州治行仰見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旦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

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强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别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為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

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為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若夫斬首不足禁奸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

之法杖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為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淩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陛下仁心惻怛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姦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寛悉蒙原減豈有無

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疎賤敢昧死有請夫宦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何罪横罹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為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員已倍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陛下愛人恤物蕃育羣生之意也臣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内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仁
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内内侍省權罷進養子三
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且方今聖政
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敘受諸
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宫掃除之職而已顧久
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
知其不可也伏惟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

攻刼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

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以祭祖考為引鬼永
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
燒乳香則乳香為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為之貴更相
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為寒心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
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
根經教之文例行濶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
一月聽賷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

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毁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刋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彦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彦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録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内以爲陳彦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

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於法不該收敘及未該收敘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敘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三十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為奸胥猾吏之

所屈抑中懷寃憤訴之於官但聞其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蓦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据摭寘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

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

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决脊杖之理臣

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

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

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

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為然即乞特

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

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

有畏憚天下幸甚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顯自代狀

准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凖備差遣曾顯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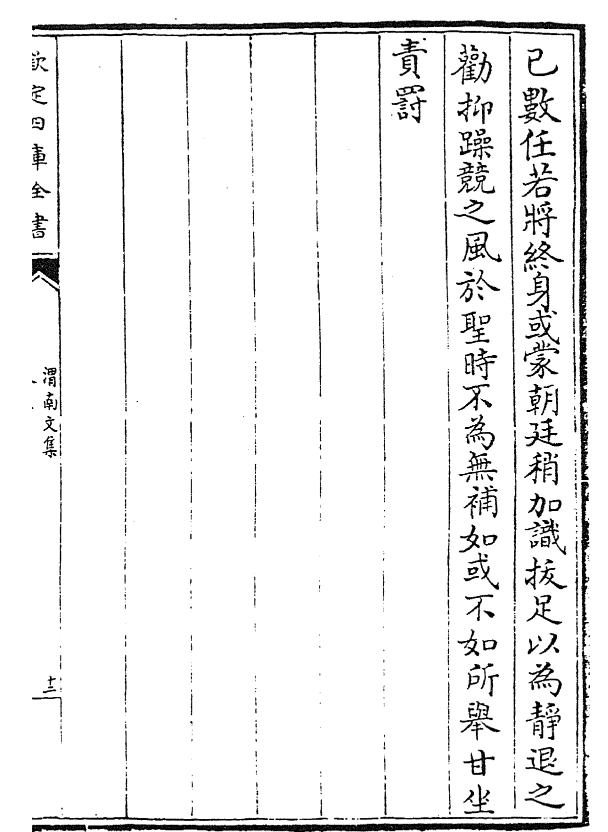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陸某狀

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准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醲人微恩重而況臣遭逢頗異涉歷寖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更持於從槖惟寵光之永絶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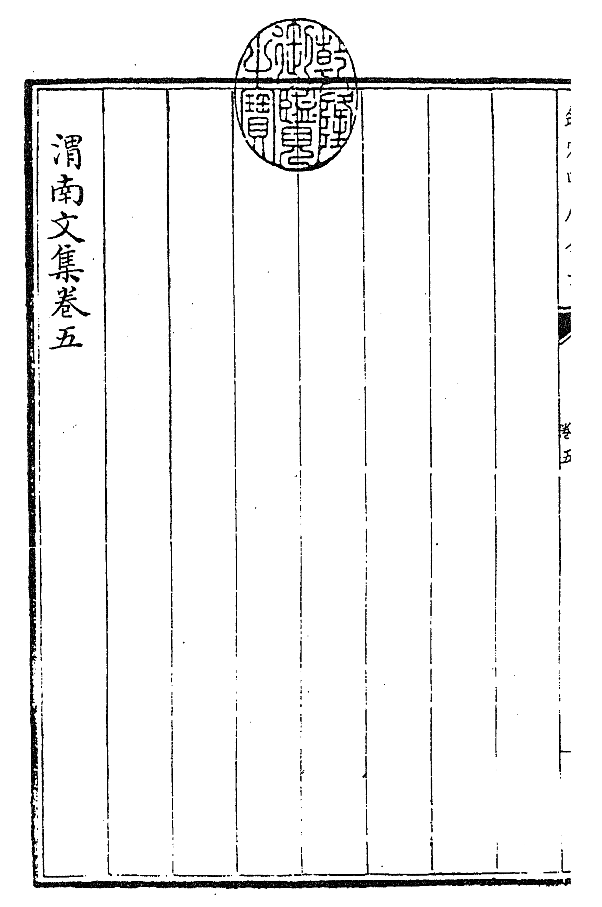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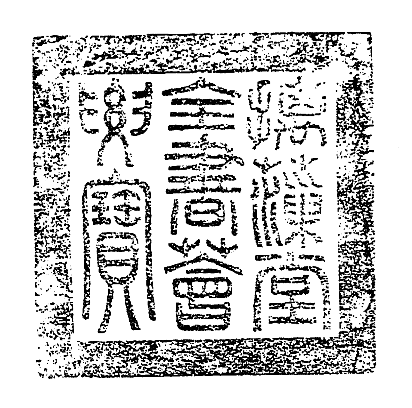
備承尚書吏部侍淮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
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為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
見任藩郡及宫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淮都省劄
子照得寳謨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
臣照會者臣竊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
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
貫議論開敏以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
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禄令



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朝廷稍加識拔足以為静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聖時不為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渭南文集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六 集部

渭南文集卷六

宋 陸游 撰

謝解啟

不蓋慚伏念某行已迂疏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為一壑之謀比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

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

之難除内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呂歌於王食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怪而見珍故雖樸而不廢恭惟其官行為世表經為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竒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彫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為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啟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蔚爲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還兩漢之風光蚤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比由真館之宴閒

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汎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戶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為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又違於師範郡齋猶冷冀深衛於生經

賀曾祕監啟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為中外之榮觀非復門

闈之私慶竊嘗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甲陋國勢自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頓異前規老吏亦驚茲豈膏粱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腥廷範之汙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闢

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閒友化人而遊帝居顧肯復求於外物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昨者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若無意於斯世廹功名之不赦凛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之遊行即几杖廟堂之上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闚之雲距今十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

想

賀謝提舉啟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歎然謂未究大賢之藴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藴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經蓋絶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於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

迫人恐不免耳追法宫之决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
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
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
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
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
賤子之具陳冐瀆之深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啟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

望所歸九遷猶以為緩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識知誰不驩喜竊考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一昨多囏寢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典常僅同虛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

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凜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歷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慚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

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勲貴欽袛畏
揚綰之清朝埜洗心佗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帛肖形
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為稱某項陶善誘嘗辱異知
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
者尚夢寐之不忘遡聞編紼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懐
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啟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己上方詢事而考言

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覈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搢紳頌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為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疎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艱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傅高卧晚為江表之宗臣勲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

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奸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頫仰無媿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機之虛席宜名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

不肖窮薄多竒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葢出執鞭之慕仰祈闊量曲貸嚴誅

畣福州察推啟

識面卜鄰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清言絶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

驛名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

柱後之惠文高束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

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啟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

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甚難而

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為憂然

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

而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其官心潛百聖學貫羣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偽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眷既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七人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

塗猶是門閫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聲敢俟明公勳業之成勉繼輿人歌頌之作不足為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啟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搢紳相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

事而喜慍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年有成九功惟叙方當詔令之誕布孰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於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

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婞婞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勲正席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逭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徳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

民窮達皆出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啟

收置鈞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鉛槧仍俾効其寸長神觀頓還塵埃一洗欲敘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禀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

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殊私拔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沉之後既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勲交友漁樵

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縁薄技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内翰啟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閙而多病故爲淌俗吏之塵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汙清流之末緊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抜之優俯仰以思愧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歳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孱輒妄希於骨骾仕由資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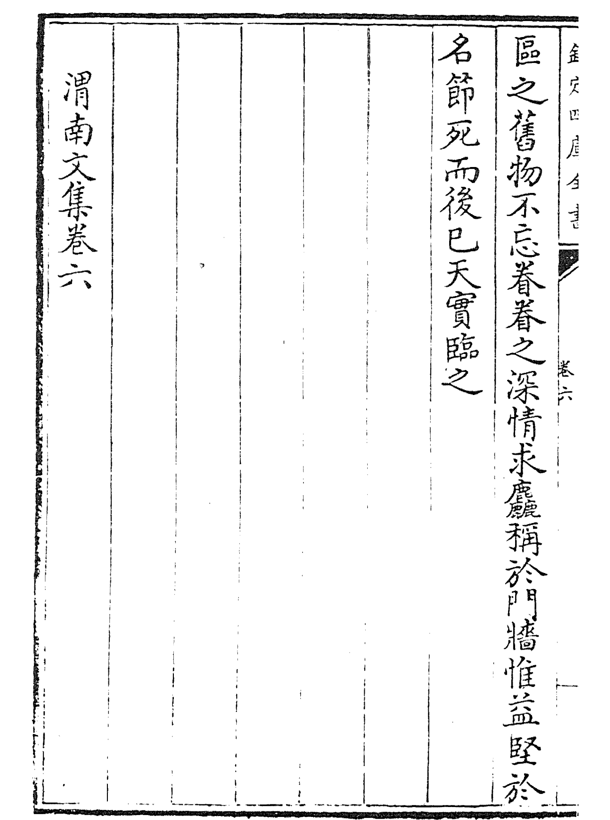
乃深惡於膏粱坐此湮阨而莫收末恐依違而少貶比遊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閎麗不勝慕鄉求備使令門牆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疎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緣乃遽叨於斯遇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膺

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啟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脫俗吏簿領之煩曲從疎埜之性儻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欿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

本懦庸輒妄希於骨骾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粱衆惡
所叢狐生餘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嘗辱遇於宗師徒
竊虛聲莫疇真賞一斤遂甘於蹭蹬殘年絶望於騫騰
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
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
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蒙甄録此蓋伏遇其官養氣以
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
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



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麤稱於門牆惟益堅於名節死而後巳天實臨之

滑南文集卷六

渭南文集卷七

宋 陸游 撰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輸尺寸之長永言卯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吴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為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

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蠹蚳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饑寒之迫毀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被泉扃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已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為聖主之報廣

則或至於雜糅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汙題品然而

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卒

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

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

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啟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

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

者流肆於秦漢之際以吏為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為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閎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懵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

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於諸生冀收毫髪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黄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求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歴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

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貞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其宫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絶學於散缺不全之經凛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閟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違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為計實難強敵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

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強弱尚殊踴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咠慰后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其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戇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麋捐以待驅策

除編修官謝丞相啟

揆才無似得禄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絶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鵷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蕉容亦何傷於大廈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

之心浮屠成於合尖蕢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

陶成

謝參政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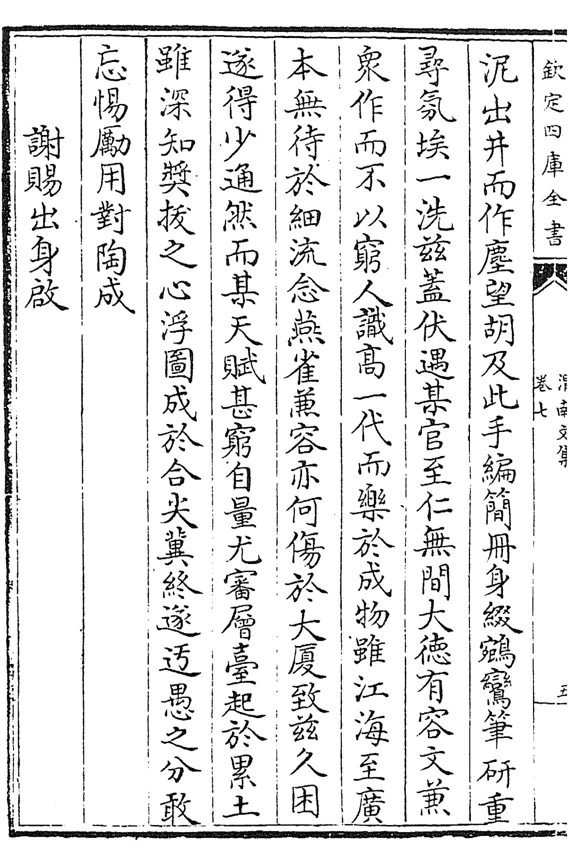
揆才無似得禄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

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娱憂紓悲於

山巔水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為衣

食之謀投檄無緣强顏可笑橘踰淮而為枳竊自慨然



泥出井而作麈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綴鵷鷺筆研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奬拔之心浮圖成於合尖兾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啟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莫拜丙科之寵感深涕隕媿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岐故祖宗非私於儁造之科而公卿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經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繇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奇學迂疏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

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語中之字如鵝猶疑夢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目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敘私情之謝

留人賀賜第啟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疎識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既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巧詆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莫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黃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

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啟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之親臨元黄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存膺於微數

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宁虛心而仰成其獲預執鞭欣聞出綍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陜以東周公主之宜勳名之益大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一二於弦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夤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饑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鴛鷺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推頹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竈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徼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竑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

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疎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
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苟從槖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
使旛於北固猶煩道德之威某竊覬須曳欽承約束快
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畣鈐轄啟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
修候問之恭已拜緘縢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
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綠沉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綏帶

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顓頊之餘獲廁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閒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啟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名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

然猶幸須史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間冀
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畣吴提宫啟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温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
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
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
於江湖顦悴之人賣劔買牛念即歸於農畝棄車戴笠
尚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啟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於廟朝而施利澤雖尚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寖隆於眷眷傳聞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閎議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為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仭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終排擯斥疎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啟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

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逋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盖將訪災沴之由施寛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廹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墻寢疎戕牘摳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即下望塵之拜其為欣抃未易敷陳

賀呂知府啟

恭審光膺中詔涖畀左符協於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恭惟某官襟量恢閎文辭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堮垠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籥之嚴雖北闕之書至於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奸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

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好

上陳安撫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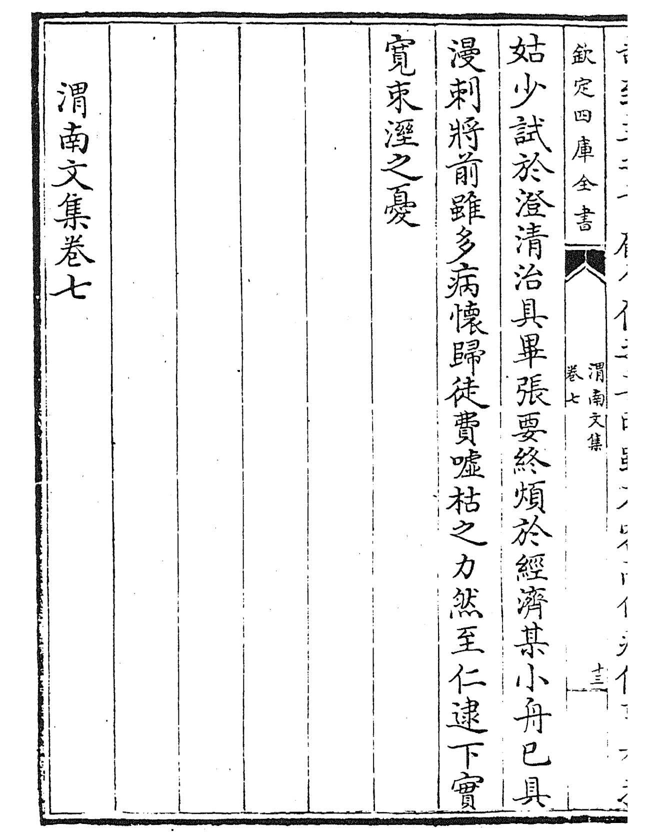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記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羣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嫌遂再汙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慙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康濟閎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

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
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
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重佇聞
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
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冊在前顧卒門人之業小
子洒掃應對則可敢晞别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地易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

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
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
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
窮閻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
馬之羣實非能辦黙黙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
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
而不怍於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
哉欧王之言顛自言之甚明雖不容而可病吏事有皆



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
漫剌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噓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
寬束溼之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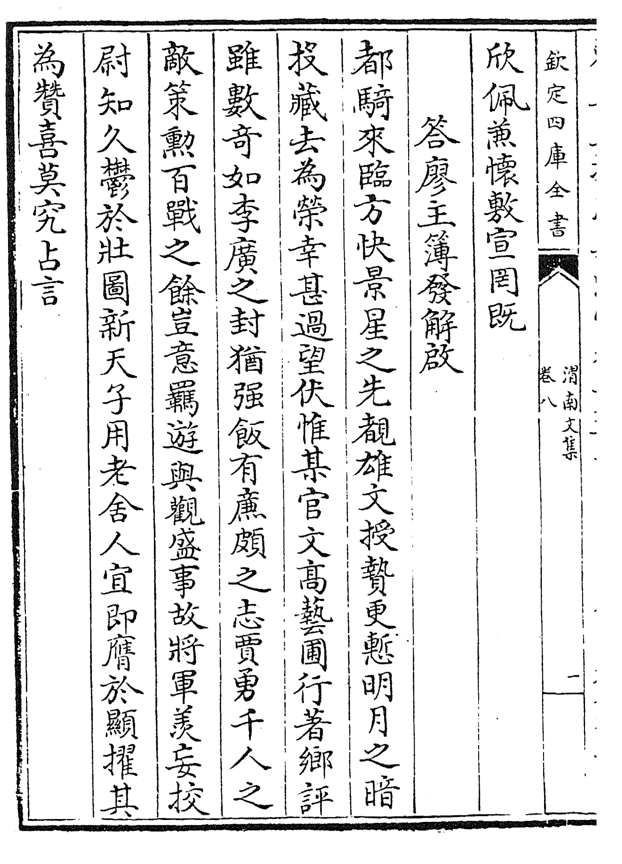
渭南文集卷七

渭南文集卷八

宋 陸游 撰

答發解進士啟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為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摶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涵子行聞桂籍之傳



欣佩兼懷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為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强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勳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於顯擢其為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宫祠啟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黄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慙倘少逭於饑寒誓永投於閒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

物為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閒官使安晚節棄齎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茹芝冀麤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啟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羣情交慶若用人

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邦孰
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
亦稀濶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
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之慶基
恢有為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饋歎無蕭曹共
傳斯訓恥君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
卿之要地將期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
才全而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

牧則又卓爾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
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
擯斥疎而莫置殆囏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
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
之隆某早出門牆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
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啟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羣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

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囏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羣邪之鋭蓋一身為衆

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閤尚覬茲時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啟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

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飜誦
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
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
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邅途顛沛
駑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
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
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
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踈遠至孤之迹又

無瓌竒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内之動至誠貫日践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闗中姑託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疎亦加采録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為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持袯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

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啟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己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

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禄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名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絶塞乃如別駕實類閒官况㦛㦛方起於徒中宜凛凛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

之嶮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弔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紓悲亦當勉見於言語儻麤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啟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為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厠迹於

紳縷再歲京華每有罥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寛貸得遂退藏辛未抵於投荒乃復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彜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除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耰競勸流通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

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啟

薄命邅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禀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廼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㴓泗之横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

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羇窮未愬沉舟又閲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揺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兹從矧曲來次蘷闗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紓於志願此盖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黄河温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歷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毎全於大體念兹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扆前之薦

使走趍遠郡豈不為門下之蕘爣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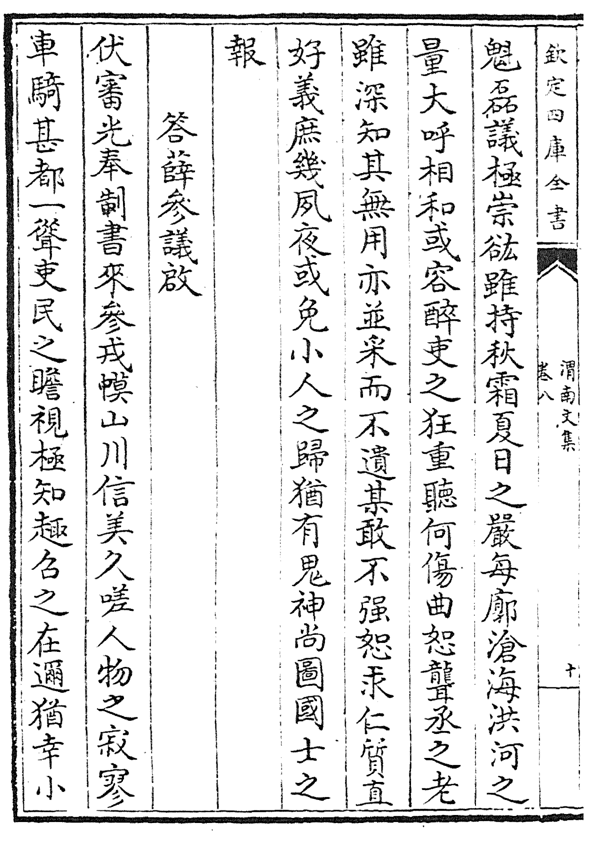
謝晁運使啓救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並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横感涕伏念某仄心賤士僬尾餘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緼偶緣羈宦獲託餘光别駕治中已負曠瘝之責祝融回禄更慙備禦之疎方炎官

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緶缶交塗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瓚方勤人事之修等輿牛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幙之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啟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瞀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纚得前言往行之略可洛令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慙於大學一來楚硤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蝂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



魁磊議極崇谹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不遺甚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

報

答薛參議啟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名之在邇猶幸小

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驤行千里騰驤本結於主知虎拒九閽排斥遂收於朝躋惟是雄豪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甲沉湘西賡諭蜀顧卧龍之遺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絶景政煩於彈壓某久疎麈尾之誨喜聞鷁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衞司户啟

彈冠丞硤早欽三語之賢捩柂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

文兩厚感怍蕉深伏惟某官自立修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醖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北州至於痛懲文法之跡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為也微君子其能乎願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啟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

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撑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恭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閒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啟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為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黄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即聞號名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艑軻峨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敘奚殫

與趙都大啟

洊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剡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

於奇窮作此頑鈍冐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依歸

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收者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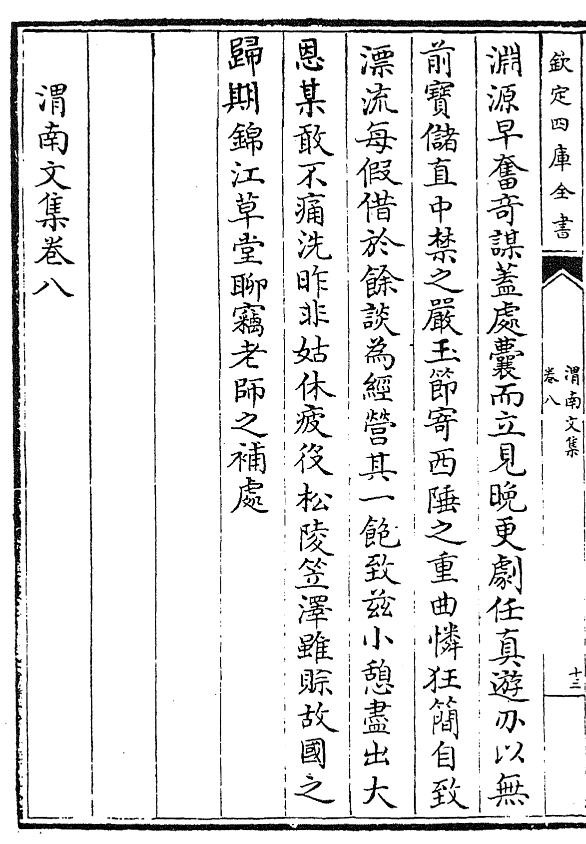
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硤旋容塞垣歲月

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毁而亦消

羇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惸惸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

豈忘慙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

方切於投林况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藴



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眞遊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為經營其一飽致兹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八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九

宋 陸游 撰

與成都張閣學啓

邈萬里最為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攜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為晏平仲執鞭既云素

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玆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闌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恭惟其官學涵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頫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其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

遊雖知遲莫居草堂之補處尚竊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内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寘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閫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刻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兹小憩此蓋伏

遇其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倀倀浪迹之安歸假亹亹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哀俗之創見而其自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刻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絶境敢儌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寛溝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尼黄楊之閏特詒妙翰俾

生枯㮇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懃文集

敷敘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啟

恭審璽封緑底疏恩遥下於雲霄幕建碧油開府全臨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儻事權之少削則脉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戎蠻亭障礶

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
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
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竑言宗議卓為百世
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
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
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
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關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
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況絲綸之

命適茲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遄觀袞繡之歸朞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之役雖恨迫於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閒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

之文章過黄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嘘散落遐荒寧付雞林之裁鑑比下九天之號名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閫之猶虚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纛旟大號出董成師自陜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勲之典士心闓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黄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歴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為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徯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

其官氣壓羣公才周萬務識若蓍龜之先見論如山嶽
之不揺湖海襟懐正在大庭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
登之初心兹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徳何難運帷幄
之籌真儒為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遄
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
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甚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
國十載於兹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賖於委骨猶復
覬於伸眉仰跂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勲業或能

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為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中外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文化百蠻之理天地豈忍消殘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邦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

孱敵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袥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敵久使懸兵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絶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儗長安之西萬里行矣

清夷甚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饑寒蹙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啟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為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

汙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綮牋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寛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泮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羣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莫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賀葉丞相啟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為生賢佐海内幸甚國勢巋然某少從史氏之遊麤習星官之説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寖復於提封曾未閲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

函𩄓碩論極宗㳽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藴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遄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恥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絶塞興植禮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殊鄰王輦受渭橋之謁治偕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

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啟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為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甚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

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閎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册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𧫴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為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太丞啟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咼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叱乘軺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寖階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於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墻

與錢運使啟

犇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蹐

分已多置慙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囏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為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侯東華之對進趍梗野占奏空踈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葢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郛愛惜人材每隂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巳久摊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劒守林少卿啟

比觧邊城猥叨使傳顧惸惸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已踰罝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宕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頹然遲莫進趍梗野占奏空䟽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玆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邪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

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啟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竒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葢伏遇某官材髙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

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遂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筆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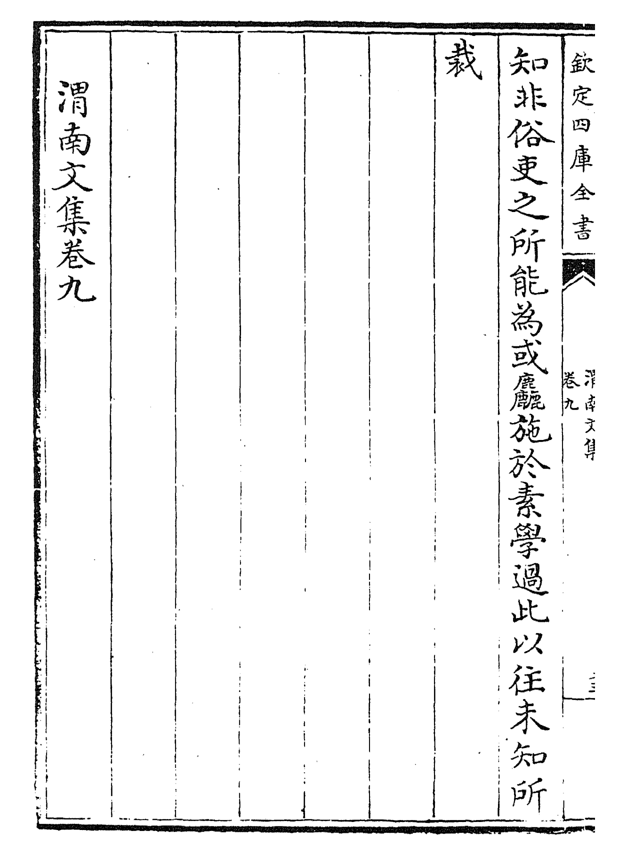
比奉宸綸躐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䫌頷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

高俯儕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其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眞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啟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官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牛李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遊始

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
罪其無詞予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
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名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
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
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廸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
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
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
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



知非俗吏之所能為或麤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九